



有女知秋

应帆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看他们一开始怎样
兴奋，怎样痴缠，
怎样狂热，到现在
烟花怎么散去，余
火怎样温凉，爱情
怎样蜕变成琐碎和



有

女

知

秋

应帆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女知秋/应帆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

ISBN 7 - 5354 - 2448 - 1

I . 有…

目 . 应…

Ⅲ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Ⅳ .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426 号

责任编辑:朱勇慧 责任印制:周铁衡

封面设计:徐慧芳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厂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8.375 插页:1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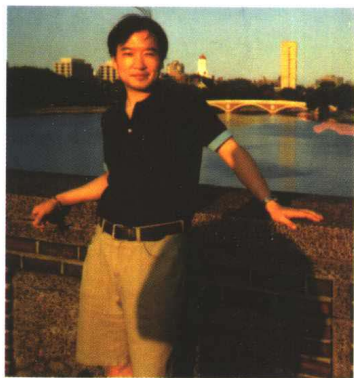
字数:132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历

应帆，本名应爱国，江苏淮安人。

中国科大自动化硕士研究生。1998年留学美国。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系及另一个学科硕士学位。2002年，就职于纽约一家金融资讯公司。曾在《21世纪报》（英文）、《中国青年报》、《百花》、《网路新语丝》等报刊杂志及科大BBS上发表过青春小说《独坐黄昏》、《今年没有情人节》、《第22个秋》、《爱在北京》等中短篇小说及诗歌散文作品，并引起热烈反响。



十二月初的雨，不像春雨那么细密却缠绵，不若梅雨季节的温暖和泛滥，也不会像雷雨那么声光并至，甚至也不同于秋雨那忧愁怅惘的气质；初冬的雨，只是很冷很静地落下来，时疏时密，挟持着冷冷的寒气，却又保留着水质的动态和包容……

再往后，就是雪了。

这场淅沥的雨似要把初冬的色彩和声调都调和自然的舞台上。只是在日益现代化的城市里，这样的企图大抵是要输给人为的环境改造的。城市街道边的树已经比几年前少了很多，到秋冬时应节而黄而落的树叶更是稀有而少见。这样的一场雨，在北方的某些地方，或许还有让人一早起来看见“满地黄叶堆积”的感伤效果，在合肥这不南不北的城市里，却只能让造物主的雨和人都要少点期望



了。

校园里却又好些，绿化要比外面的好，人声似乎也不若外面的鼎沸，站在专家楼房间的窗前，往外看还可以看见加速器对面黄树衰草的冬色；若仔细了听，也可听见雨打窗棱瓦脊的声音，让人想起“听听那冷雨”的诗境。

晓冬遥遥地看见门口大爷又在检查来人的证件，大约还是来面试的应届毕业生吧。真是一转眼，自己居然也代表公司回学校来招聘了；而学校已经在点点滴滴的变化里将他界定为客人。新的楼，新的大门，关键还是新的人类和他们的面貌与言行，每一样东西都似乎在强烈地向他这个曾经的学生宣告着：这校园早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他们要面试的学生并不多，一来因为他们能解决的北京户口名额有限，二来也因公司从所里脱离出来还不算久，对公司有所了解并感兴趣的学生也因此可数可算。好在老板没有任何指标，甚至说让学生们知道有这么一家计算机网络公司也就算不虚此行了。晓冬坐回桌边，拿了那一摞学生的求职简历来看。后来走到隔壁，跟还在闲聊的小蔡等人商量了一下，每个房间分了几份资料，就又走回来准备面试。他一边开门，一边抬头看了一眼大厅，一个留着及肩长发的女孩子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进屋看了看表，还差十分钟才到预定开始面试的三点，就莫名地笑了笑。



翻了翻自己手里的名额，他看到一个女生的材料，二寸的黑白照片看着倒是清秀可人，在这校园里应该也算是少见的尤物了，当然本人怎样又当别论。他一面看材料，一面想工作以后，自己对女人的美丽标准，真是早已经跟在校园里时的眼高手高不可同日而语了。女生名唤“叶知秋”，并不是计算机专业的，却辅修了计算机的课，研究生要毕业，在实验室干项目也做了一些软件和网络方面的东西，此外又拿过星河等等之类的一等、二等的奖学金……

三点时，小宋出门叫了“叶知秋”的名字，晓冬就在桌前正襟危座地准备提问。女生进来时，在门口跟小宋互道了“您好”，进到里面，晓冬起来伸出手去。女生却很不习惯地愣了半日，又忙着把右手里的雨伞材料往左手放，这才红了脸伸出手来。晓冬又犹豫了一下，到底握住了那白皙冰凉的女性的手，一边作“请坐”的手势，喉咙里却干得要命，说不出那两个字来。叶知秋挣了一下手，晓冬才明白过来自己握着她的手居然没有立即放开，立刻放了，自己却红了满脸，讪讪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宋已经在边上坐下来，嘴角荡漾着隐忍未发的笑意。

叶知秋也微红着脸坐下来，却低着头等他们两个问话，忽然间听到小宋叫她“叶小姐”，又满面惊诧地抬了眉眼。晓冬又忍住笑，打了一下小宋，



开口道：“叶知秋同学，你好！我叫林晓冬，这位是宋瑜，很高兴您能来参加我们的面试。不要紧张，我们只是随便问问……”

叶知秋并不如她的简历里所说的那样“精通”和“熟悉”计算机网络的编程和应用，对晓冬问的一些比较专业的细节问题，更是一知半解，好在还算诚实，“不知为不知”地向他们两人坦承：“这个我只是上课时候学过，从来没用过”；“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名词”；“主要的设计都是我们实验室老师完成的，我们只是写程序写代码……”小宋暗示晓冬逼人太甚，就清了清嗓子，插进来问她一些别的问题。

“你是学物理的，为什么要找计算机的工作？”

“累了，忽然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学科，或者说并不‘热爱’，至少不能、也不甘心将一生投入进去，所以不想读博士了，又觉得要找工作还不如找个待遇好点儿的计算机方面的。”小宋就装模作样地在她的简历上写划，女孩有点提心吊胆地看了他们一眼。晓冬又问道：“看你的英语成绩很不错，六级早考了，而且是优秀。为什么没有准备出国呢？”叶知秋红了红脸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国。所以……”晓冬就问：“那你考过托福和GRE吗？”叶知秋更红了脸，晓冬忽然发觉这女孩的羞涩之态陌生又熟悉，却连忙管了自己的思绪，这才注意到她的简历上写着托福考了643，就





又问她：“那你考了GRE吗？”叶知秋停了一会儿，终于道：“上个月才考的。还不知道结果。”小宋就仰臂向椅道：“这么说，你还是准备出国的了？”叶知秋抬头道：“算是一种考虑吧。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好申请的结果也不错的话，自然不排除出国的可能性；不过，我目前更倾向于在国内找工作，求发展……”晓冬听她说出“求发展”的话，忽然觉得很好笑，却到底忍住，问道：“可是如果我们公司录取了你，而你又决定出国，深造……”叶知秋忽然亮了眼睛，笑道：“我们这是面试，不是签约吧？”小宋打了个圆场，又简单问了一点内容，然后问叶知秋有什么关于公司的问题。她倒也没特别问什么，只是问了问公司的规模，可能的待遇，住房怎么解决的。底下三个人例行公事地说了“感谢你来面试”“感谢你们给我机会来面试”的话，也就算结束了。

他们两个又面试了五个人，也就快五点了，别的房间也基本上面试完毕，一伙人就汇总了材料，商量着晚上出去吃饭的事情。因都说腻了学校招待所的饭菜，就问晓冬这个老科大老合肥讨主意。晓冬想了半天，就提议去安徽饭店，一伙人便收拾了，走出校门打的去了安徽饭店吃晚饭。

底下几天，他们又去了南京上海，在几家高校面试了一些学生，回到北京时，第一场雪居然纷纷扬扬地飘下来了。





晓冬一回到北京就忙着处理找室友的事情。从所里出来，已经在同学那儿寄宿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离公司近的好房子，却是一个大套房，一个人住太奢侈，就决定了找室友，周围的朋友同事里面并没有找房的，因此只好登了广告。看了好几个男性应征者，却难得彼此满意。后来着了急，也就不拘男女了。顾淼便是在网上看了广告找来的。

两个人见面聊天看房子，顾淼笑声爽朗，几乎有一点嘶哑的性感，末了站在门口谈价钱时，她问晓冬介意不介意她抽烟。晓冬就自己掏出烟盒大笑了出来，虽然心底深处对女子抽烟还是有一点点的异样感觉。顾淼吹了一口烟，忽然歪着头眯着眼睛问道：“你没有女朋友吧？”晓冬就道：“瞧你这玩笑开的，有女朋友，能这么找室友吗？还愿意找女的？”顾淼一耸肩道：“那可难说。我也主要是怕惹不必要的麻烦。这样最好啦，你没有女朋友，我没有固定的男朋友，相处起来少了不少不必要的麻烦。人生就是这样不彻底，到处都是不相关的，麻烦……”她很男性地挥了挥左手，又伸出右手食指，弹落了烟灰，道：“那好吧。我是不是得付你一笔押金，免得任何一方变卦？”





叶知秋
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二



叶知秋去听宝洁公司招聘会的那天，又看见了咏春。她知道咏春坐在后面，戴了一顶棒球帽，多是懒得带伞的缘故吧。一班早些毕业出去的学生回来招兵买马，又赠送各种各样的小礼物来笼络人心。其实，知秋三年前本科毕业的时候就应聘过这家公司，不过到了第二轮面试，终是因为已经决定了读研而退出。那时去的人，如今大大小小地混了个头衔，让知秋这样又在学校呆了三年的人再不愿意去了。因此招聘会对她来说，纯粹是看热闹罢了，似乎如此方能证明自己是在努力地找工作，努力地为自己找一个不错的买主。

听完了几个人的慷慨陈词，知秋就准备回宿舍去歇着。一转眼，咏春不知何时早已经离开了。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起，两个人便是这样有意无意地避



免着碰面。其实，知秋还是想看到咏春的，但往往面对面的时候，又觉得尴尬异常，不咸不淡地招呼了各自走路，心里就有委屈、不满和自嘲如水草般晃来摇去，也不晓得过多久才终于恢复原来的平静。到了宿舍，知秋又是习惯性地拉了窗帘的一角看对面咏春的宿舍：他们的屋里似乎并没有人，咏春的床靠着窗户，被子却是叠起垒在枕头上的，别的细节就不得而知了。

知秋闷闷不乐地躺在床上，戴了耳机，就听见王菲在唱“我是爱你的……”这样的歌词让她觉得难受，却又有点自虐的快感。她想自己每晚睡前看咏春的房间，看他是否又在床头点了蜡烛看书，早上起来下楼跑步前也喜欢看一眼，常常能隔着玻璃窗看见咏春裹在被子里睡觉，再下楼去就满心踏实和欢喜的样子，却又十分清楚地知道这只是一种美丽的幻觉罢了。

知秋和咏春是因为网络才认识的，而且是因为打网络上的泥巴游戏认识的。知秋在泥巴里是个女子，却取了个“花满楼”的名字，而咏春那时候叫“西门吹雪”。西门吹雪第一次看见花满楼，自然是泥潭遇故知，上前问好，定了眼睛细看，原来却是一个“乌髻如云，双眸含水，肌肤胜雪的冷艳女子”，“看不出她的年龄，猜不出她的心事，你却只要看她一眼，就不愿意把目光移开了”。咏春知道这只是游戏者的一个小小把戏，然而还是被知秋





的描述给吸引了。西门吹雪就笑道：“原来只道是我的好兄弟，却不料是个女扮男装的祝英台！你是个女的，怎么取了个男人的名字？”花满楼也笑道：“花满楼，这么灿烂美丽的景象，本来就应该是女性的，我不过是还她个女儿身罢了！”……

相遇总是美好的。知秋如今回想起两人在男女莫辨的游戏世界里相识，嘴角还是忍不住露出浅浅的笑意。其实在他们在泥巴里认识很久以后，咏春还对知秋的性别将信将疑，一来泥巴玩家本来以男生居多，男扮女装更是极平常的事情；二来知秋也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躲躲闪闪，让咏春对自己本来已经坚定的判断因为知秋的一句话就又论点论据论证一起推翻。后来在BBS里面聊天，咏春又是一番福尔摩斯式的推论，说知秋喜欢用的表情符号出卖了她的性别，知秋就笑道：“为了迷惑你，可不得花点功夫吗？既然你知道女生喜欢用这些符号，我也知道并故意这么来迷惑你，也就不稀奇啦！”咏春就发了急，给知秋发小条道：“同学，我求求你行行好，告诉我，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别再折磨我了！”

知秋想，自己就是因为“折磨”这两个字动了心的吧。对于爱情这种游戏的规则，知秋想自己是很了解的，尤其是在网络上玩这种游戏的时候。但她还是管不住自己，因为咏春说了“折磨”这两个字，忽然就认了真，跟咏春说：“我是女的。”咏





春半信半疑，又试着问她的宿舍号码，知秋居然也不顾一切地说了真实的号码。咏春却回道：“你骗我！这是研究生宿舍的号码，我知道！”知秋这才警醒过来，隔着网络强作镇定道：“我本来也没说我讲的是真话。好了，我要下网了，再见！”断了线，知秋愣在那里，意识到咏春是个本科生，本科男生，而自己是个研究生，女研究生。发了半日呆，就有点伤心的意思在心底慢慢渗着洒着的，却忽然解嘲地笑了起来，半晌，才能开始干正经事情。

知秋后来才知道，咏春的宿舍就在对面的楼上，跟自己的宿舍只错开一个窗子。因此咏春虽然对知秋的话半信半疑，却也开始加入了本班男生用望远镜对女生楼的瞭望，甚至有时一个人偷偷地在宿舍里向这边窥探。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月下来，咏春在网上跟知秋聊天的时候，开始半真半假地猜测着、描述着知秋的衣饰，并着实让知秋有了一阵一阵的恐慌。知秋有时在打水的路上，看见迎面而来的男生似乎对着自己眨着眼睛狡黠地笑，就怀疑那是咏春了，等到走近了，看清楚男生平常的眼脸，就又把那念头打发掉，忍不住地笑自己，笑了后，又觉得害怕，害怕自己成了人家眼里的花痴什么的。

再后来，知秋记得咏春在对面的窗边跟自己挥手微笑。那样一个下午，宿舍里的女生都或者上课





或者去实验室或者逛街去了，只有知秋一个人从春午的小睡醒来，脑袋木木空空的，拿了把梳子，估摸着这时候对面不会有男生，就拉开了微微飘荡的窗帘。她一眼看见咏春从门口走到窗前来，还没来得及考虑是否拉拢窗帘的时候，咏春已经在那边跟自己挥手微笑了。知秋也就算了，站在那里，一边装模作样地梳头，一边大方地回笑过去。咏春张嘴说了什么，知秋听不见，却又不好意思喊回去，就摆梳子示意自己听不到。咏春大了声道：“才起来？”知秋笑起来，想他原来就问了这么句话，却又想不出更好的话来了，就笑着回答道：“是啊……”咏春又问：“去实验室上网吗？”知秋刚要回答，看见地面上有人抬头往空中看，寻找语音的来处，忽然紧张又害羞，匆忙跟咏春摆了手，就把窗帘拉上了……

第二天早上，知秋到了实验室查电子邮件，有美国同学的信，告诉她电话问得的GRE成绩。刚刚2100分，同学说这样的分数，申请美国任何学校都已经足够了，真正的老美GRE并不高的。知秋却心凉得厉害，无心干活，干脆跑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坐着了。她以为自己肯定能考到2200以上的，却没料到这样一个尴尬的成绩；本来还以为找工作是个备份的选择，现在却觉得出国才是备份用的了。她在图书馆呆想了半天，忽然又觉得自己可笑，不是一直说不是很想出国的嘛，就是考试也只是玩票罢





了，想告诉别人自己也可以考得很好，不过不愿意考罢了，怎么忽然就这么认真起来了呢，潜意识里居然已经把出国当作第一选择了呢？是不是这样也好，反而不用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地去选择了呢？

挨到十一点，她就回去吃饭。跟着人流走，忽然想自己考英语是不是因为咏春那一次不经意的询问呢？咏春只是淡淡地问自己有没有出国的计划，知秋也只是很理性地说没有强烈的愿望和打算。只过了几个月，知秋却突然全副武装地准备了这两场考试，虽然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就起了这样的愿望。





三



冬天说来就来了，咏春下午骑车去东区，没戴手套也没什么感觉，夜里赶回来，手却冻得受不了，只好一手稳笼头，另一只手放到口袋里取暖。好不容易回到西区，在密密麻麻的自行车群里找了个空当，把自己的二八车塞了进去，不耐烦地锁了，搓了好一会儿手，这才往小卖部这边走。原本要进楼的，却看见叶知秋跟同宿舍的一个女生在买水果，他忽然有点心跳加速，却强自镇定地往水果摊前走过去。

知秋她们已经挑好了苹果桔子，看秤付账，然后转身就走了，竟似根本没看到他一般。咏春也不知自己是冷还是委屈，有点鼻酸的感觉，却还是一边笑着跟在风里冻得鼻红手青的夫妻俩搭讪，一边挑了点桔子过秤。自己在路上剥了一个吃了，到了